

《骂阎罗》

主要角色

郭胡迪：老生
阎王：净
老道：丑
郭胡仪：末
郭妻：旦
李七：净

情节

宋岳武穆归神于风波亭，天下士民，无不为之叹息痛恨。而高宗之昏聩，秦桧之奸恶，当时尽人皆知，无待后世为之论定。有书生胡迪者，素性耿直，因武穆之冤抑，愤恨达于极点。每谓天地鬼神，皆有偏向，以致是非颠倒如此。一日酒醉，忽然牵动心事，痛骂阎罗王，不施报应。阎王命鬼卒摄其魂，欲治以狂妄侮辱之罪，胡迪侃侃诘辩，阎王信其刚正，反温论慰藉之，使遍观各种地狱，以证明报应之不爽，忠贞魂魄，早作天界之神；奸恶夫妻，已定阴司之律，彰善殛恶，自有权衡。乃召请岳公，阎王与之分庭抗礼，而锁提秦桧，鬼役为之怒目横眉。胡迪一一得以目见，方始悦服，阎王亦始终敬礼，增寿算一纪，送之还阳。

注释

剧本情节出于《说部岳传》，惟中间穿插处，与《岳传》所载，大不相同，盖编排者之心理，但使观剧者有趣味可寻，即为善本，不必沾沾于事实也。

根据《戏考》第十八册整理

【第一场】

(郭胡迪上。)

郭胡迪 (引子) 十载寒窗，勤学业，苦读文章。
(念) 如今朝事太平，奸贼专权乱朝廷。可叹岳家三父子，风波亭上受苦情。
(白) 学生，姓郭名胡迪，字梦蝶，乃湖广汉阳人氏。今逢大比之年，进京来赴试，寓在这天齐庙内。只因那岳少保，在朱仙阵上，杀退金兵百万，堪看就要成功，不料朝廷下了十二道金牌，将岳少保调回。前者又将他父子拿问进京，交大理寺三法司审问，不知为了何事？我也曾命家院，前去打探，未见回来。

(院子上。)

院子 (念) 打听忠良事，报与相公知。
(白) 参见相公。
郭胡迪 (白) 罢了，你回来了？
院子 (白) 相公大事不好了！
郭胡迪 (白) 何事惊慌？
院子 (白) 那岳家三父子被秦桧所害，在风波亭上，三绞丧命。
郭胡迪 (白) 你待怎讲？
院子 (白) 三绞丧命。

(郭胡迪气死。)

院子 (白) 相公醒来！
郭胡迪 (西皮导板) 一霎时不由人心头火起，
(西皮摇板) 为国忠良丧了躯。
咬牙切齿骂秦桧，
屈害忠良化灰泥。
(白) 反了啊，反了！
(西皮摇板) 越思越想心越气，
无人替岳少保辩冤屈。

院子 (白) 我这里急忙金殿去，
相公你往哪里去呀？

郭胡迪 (西皮摇板) 我道朝中把本题。

院子 (白) 相公，你乃是一秀才，上不得金殿，奏不得本章！

郭胡迪 (白) 哦！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心头火起，
我秀才不能把本题。
霎时间只觉得肝胆碎，
活活气坏了我郭胡迪。

(郭胡迪死。)

院子 (白) 相公！哎呀，相公气绝了。待我将老道唤出来。
老道，老道！

(陈贵上。)

陈贵 (白) 什么事情啊？

院子 (白) 我家相公气绝了，你在此好好看守，待我去请一医生前来，与他调治。

陈贵 (白) 你去吧，我在这里伺候着他。

(院子下。)

陈贵 (白) 相公醒来！

郭胡迪 (西皮导板) 三魂渺渺离了体，
(郭胡迪看。)

郭胡迪 (白) 啊？
(西皮摇板) 只间一人把话提。
(白) 啊，你是何人呐？

陈贵 (白) 我是老道陈贵呀。

郭胡迪 (白) 好贼啊！
(扑灯蛾) 闻言怒冲冠，
奸贼听根源：
岳家被你害，
少时你命难全！

陈贵 (白) 这是怎么啦？

郭胡迪 (白) 我把你这贼子啊！
(西皮摇板) 大骂秦桧狗贼子，
你屈害岳家理不宜。
恨不得将你来打死，
我抽你的筋来剥你的皮。

陈贵 (白) 你别打我！我不是秦桧，我是老道陈贵！

郭胡迪 (白) 你不是秦桧，是老道陈贵？

陈贵 (白) 不错！我是老道陈贵。

郭胡迪 (白) 秦桧？陈贵？这是音同字不同？

陈贵 (白) 正是。

郭胡迪 (白) 我不相信。我要摸摸。

陈贵 (白) 你摸什么呀？

郭胡迪 (白) 我一摸便知真假。

陈贵 (白) 如此相公你就请摸。
(郭胡迪摸陈贵。)

郭胡迪 (白) 不错，你是老道。

陈贵 (白) 你怎么知道是老道啊？

郭胡迪 (白) 你有一双耳朵！

陈贵 (白) 人嘛！焉能没有耳朵啊？

郭胡迪 (西皮摇板) 叫老道带路大殿去，
这上面塑的是哪一位神诋？

陈贵 (西皮快板) 相公你要问来历，
细听老道说端的：

郭胡迪 (西皮快板) 若问神灵是哪一位,
这就是大帝东岳天齐。
听说这是东岳大帝,
倒叫我心中怒不息。
善恶报应你全不理,
我就向前打倒你。
再把油灯扯在地,
陈贵 (西皮快板) 打碎了玻璃又油了我的衣。
油了衣服我无有换替,
郭胡迪 (西皮快板) 我与你再做衣件新衣。
陈贵 (西皮快板) 倘若是庙主来问起?
郭胡迪 (西皮快板) 我就与你多上布施。
陈贵 (白) 好! 多上布施就好啦!
郭胡迪 (西皮摇板) 叫老道引路前殿去,
(小鬼上, 做泥塑, 郭胡迪打倒。)
郭胡迪 (西皮摇板) 我打死你这老贼气方息!
陈贵 (白) 相公, 这是泥塑小鬼, 不是秦桧, 你又打错啦。
(郭胡迪看。)
郭胡迪 (白) 哦!
(西皮摇板) 我与你将他来扶起,
(小鬼伛偻。)
陈贵 (白) 相公, 你看他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他怎么弯着个腰啊?
郭胡迪 (白) 不妨事, 待我将他揍直了。
(郭胡迪打小鬼。)
陈贵 (白) 相公, 你可是把他打直了, 可就是有一点歪。
郭胡迪 (白) 不妨事。
(郭胡迪打小鬼。)
郭胡迪 (西皮摇板) 我向前就与你作上一个揖。
(小鬼下。四青袍捧香盘同上, 转场, 同下。)
郭胡迪 (西皮摇板) 又听得庙前人喧语,
不知他们是做什么的?
陈贵 (西皮快板) 今日三月二十七,
他们是上庙烧香的。
郭胡迪 (西皮快板) 善恶报应神全不理,
何必烧香祷神诋?
站立在墙头用目觑,
(郭胡迪上椅子, 看, 下椅子。)
郭胡迪 (西皮快板) 他们来时我定不依!
陈贵 (白) 相公, 你后面歇歇好不好?
郭胡迪 (白) 好。
(郭胡迪、陈贵同下。)

【第二场】

(四青袍、二女施主同上, 烧香拜神, 陈贵捧簿上, 二女施主写布施。)
二女施主 (同白) 庙中可有歇息所在?
陈贵 (白) 庙外就是茶棚。
二女施主 (同白) 我等前去一游。
(二女施主同下。)
陈贵 (白) 烧香的全走了, 待我把他请出来, 听他说些什么?
相公, 请出来凉爽凉爽吧!
郭胡迪 (内西皮导板) 我心中抱定了这不平事,
(郭胡迪上。)

郭胡迪 (西皮摇板) 心神不定眼昏迷。
抓住了奸贼我就用力打，

陈贵 (白) 你怎么又打起来啦？

郭胡迪 (白) 我把你这秦桧奸贼！

陈贵 (白) 我是陈贵，我不是秦桧。

郭胡迪 (白) 你是哪个？

陈贵 (白) 我是老道陈贵。

郭胡迪 (白) 你是老道？我不信，我还要摸上一摸。

陈贵 (白) 你又要摸？你就摸吧。

(郭胡迪摸陈贵，提耳朵。)

郭胡迪 (白) 不错，你是老道陈贵！你有两只耳朵哟！
(西皮摇板) 叫声老道听端的：
与吾引路后殿去，

(郭胡迪、陈贵同转场。)

郭胡迪 (西皮摇板) 这上面坐的是哪一位神诰？

陈贵 (西皮快板) 老道开言告诉你，
相公你要听端的：
若问上面是哪一位，
他就是五殿阎君秦广辉。

郭胡迪 (白) 呀呀呸！
(西皮摇板) 听说五殿秦广辉，
倒叫胡迪纵双眉。
秦桧作恶罪应死，
反享荣华福寿齐。
老道看过了一支笔！

陈贵 (白) 是！
(陈贵托笔、墨、砚。)

陈贵 (白) 这不必说，一定是要上布施。

郭胡迪 (西皮摇板) 我在这粉壁墙上要把诗题。

陈贵 (白) 原来是要在墙上题诗。

郭胡迪 (西皮原板) 上写着：湛湛青天真可欺！

陈贵 (白) 错了，错了！常言道：“湛湛青天不可欺”。

郭胡迪 (白) 想那岳少保，为国忠心，被奸臣秦桧所害，他父子三人，俱在风波亭遭害。那天道无知，真可欺！

陈贵 (白) 不可欺！

郭胡迪 (白) 你想啊，秦桧害死岳家，岂不是“真可欺”么？

陈贵 (白) 还是不可欺！

郭胡迪 (白) 真可欺！真可欺！

陈贵 (白) 就算真可欺！

郭胡迪 (西皮原板) 未曾起意神不知。

陈贵 (白) 又不对了！它是“神先知”。

郭胡迪 (白) 似这等无有报应，那神仙岂不是不知么？

陈贵 (白) 不知就不知吧！

郭胡迪 (西皮原板) 善恶到头无报应，

陈贵 (白) 有报应。

郭胡迪 (白) 若有报应，为何那秦桧，还在阳世之间，安享富贵？这报应在哪里呀？

陈贵 (白) 不错！这也说得有理。

郭胡迪 (西皮原板) 哪问来早和来迟。
我今限你，
(西皮快板) 只三日，
捉拿秦桧到阴司。
三日之内若拿讫，
一笔勾销永不提；

三日之内拿不到，
抽你的筋来剥你的皮。
若问题诗是哪个，
就是汉阳郭胡迪。
题罢诗句放下了笔，

(小鬼持锤上，打郭胡迪，下。)

郭胡迪 (西皮摇板) 我暂且歇息再来骂你！
(郭胡迪下，陈贵随下。)

【第三场】

阎王 (内西皮导板) 适才间在凌霄殿把本奏启，
(四鬼卒、二差役、高鬼、矮鬼、牛头、马面、判官、阎王同上。)

阎王 (西皮原板) 朝罢了玉皇帝转回归。
叫鬼卒你与爷云雾驾起，

(众人同走圆场。)

阎王 (西皮原板) 转回了阴曹府查看是非。
来至在森罗殿用目觑，
粉壁墙上写定了诗词：
湛湛青天，

(西皮流水板) 真可欺，
未曾起意神不知。
善恶到头无报应，
哪问来早和来迟。
我今限你只三日，
捉拿秦桧到阴司。
三日之内若拿讫，
一笔勾销永不提；
三日之内拿不到，
抽你筋来剥你皮。
若问题诗是哪个，
就是汉阳郭胡迪。
(西皮摇板) 看罢诗句怒火起，
胆大狂生乱胡为！
叫张能和李会将阴魂勾取，
拿到了森罗殿细问端的。

(二差役接牌票。)

二差役 (同西皮流水板) 殿前奉了阎君旨，
去到庙前捉胡迪。
一步来在廊檐里，
相公快来我有话提。

(郭胡迪上。)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正在朦胧睡梦里，
忽听门外唤胡迪。
用手开门来观觑，

(郭胡迪开门，看。)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二位到此欲何为？
二差役 (同西皮流水板) 阎君派我等来请你，
去到阴司有话提。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他不叫我我也要去，
(二差役锁郭胡迪。)

二差役 (同西皮流水板) 你不去来他就不依。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二鬼哥带路一同前去，

两旁鬼卒站得齐。
 站立殿前用目觑，
 哦！
 阎王 (白) 我从来未见过这黑东西。
 (西皮流水板)
 (西皮摇板) 孤王用目往下觑，
 来了狂生郭胡迪。
 见孤为何不下跪？
 郭胡迪 (西皮摇板) 我不认识你，就跪怎的？
 阎王 (西皮摇板) 你为何题诗将孤王骂？
 ——从头说端的。
 (白) 郭胡迪！
 郭胡迪 (白) 五阎君！
 阎王 (白) 小狂生！
 郭胡迪 (白) 黑炭头！
 阎王 (白) 你在粉壁墙上题诗，辱骂孤王，该当何罪？
 郭胡迪 (白) 你既为五殿阎君，就该将阳世善恶，查勘分明，循环报应。看你形同聋瞎，报应不明，要你何用？
 阎王 (白) 想我在阴曹地府，查勘阳世善恶，彰善殛恶，报应昭彰，怎说是无有报应？
 郭胡迪 (白) 我且问你：那岳少保精忠报国，赤胆忠心，他被奸臣秦桧所害，他三父子在风波亭，三绞丧命。那奸臣秦桧，反在阳世安享荣华富贵。你这报应在何处啊？
 阎王 (白) 那岳家三父子，已登天界，名垂千古，受享人间香火；秦桧夫妻，已在地狱受罪，怎无报应乎？
 (西皮摇板) 岳家父子登仙位，
 秦桧受罪在地狱。
 郭胡迪 (西皮摇板) 你说此话无凭据，
 郭某看来纵是虚。
 阎王 (西皮摇板) 叫判官查看生死簿，
 看他阳寿有几纪？
 判官 (西皮摇板) 打开生死簿来查起，
 他寿限应活到八十一。
 阎王 (西皮摇板) 再将他官禄来查起，
 判官 (西皮摇板) 独占鳌头把名题。
 阎王 (西皮摇板) 阳寿未到不应死，
 罪加殿元理不该。
 (白) 郭胡迪！
 郭胡迪 (白) 五阎君！
 阎王 (白) 小狂生！
 郭胡迪 (白) 煤炭子！
 阎王 (白) 你道我阴曹无有报应，莫非你要看看我这里的报应么？张能、李会！引郭胡迪到地府游观一回，暂避森罗。
 (四鬼卒、高鬼、矮鬼、牛头、马面、判官、阎王同下。)
 张能、
 李会 (同白) 走吧！同我们到十八层地狱去看看吧。
 郭胡迪 (白) 如此，带路！
 (西皮慢板) 阎罗君在殿上传下旨意，
 他叫我到地狱观看是非。
 来至在枉死城阴森风起，
 梦婆庄他那里又把茶施。
 看奈何池中水尽赤，
 临流血水有许多男妇死尸。
 转过了奈何桥行人如蚁，
 (酒、色、财、气同上。)
 郭胡迪 (西皮慢板) 又只见四个人他笑嘻嘻。

张能、
李会 (同白) 你看见这个啦没有?
郭胡迪 (白) 哦!
(西皮快板) 好酒贪杯把身死,
贪花好色丧了躯;
愤气填胸得重疾,
这银钱真不是好东西。

(酒、色、财、气同下, 二鬼卒押郭胡仪同上。)

张能、
李会 (同白) 你看看认识不认识?
郭胡迪 (西皮快板) 走向前来施一礼,
观见兄长我泪淋漓。
郭胡仪 (西皮快板) 叫胡迪休要来施礼,
仔细听我说端的:
阳世与你是兄和弟,
阴曹见面两不提。

(二鬼卒押郭胡仪同下。)

郭胡迪 (西皮快板) 二鬼哥休得来问起,
他是我兄弟郭胡仪。
奉母之命去贸易,
贩卖绸缎到江西。
中途路上得了疾,
旅店之中命归西。
今日阴曹见了面,
他扬扬不睬各奔东西。

(二鬼卒押郭妻同上。)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转回头来用目觑,
抬头又见我的妻。
郭妻 (西皮流水板) 胡迪何必多言语,
细听妾身把话提:
阳世与你结婚配,
姻缘了却再不提。

(二鬼卒押郭妻同下。)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二鬼哥休得来问起,
这本是王氏结发妻。
十八岁上将她娶,
二十六岁命归西。
夫妻好比同林鸟,
到如今在阴曹谁是谁的夫? 谁是谁的妻? 大限来时就各自飞。

(二鬼卒押李七同上。)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转过身来用目觑,
只见恶人叫李七。
李七 (西皮流水板) 一见胡迪心头恼,
不由咱老子气眉梢。
阳世被你将我害了,
杀却了你我恨才消。

(李七持刀杀郭胡迪, 二鬼卒拦, 同下。)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二鬼哥不必来问起,
他本是恶人叫李七。
他在阳间不行正事,
欺害良民奸淫人的妻。
也是我送到当官把罪定,
板子打、夹棍夹, 因此命丧在监里。

(汪小乙引小童同上。)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回头又见汪小乙，
走向前来就作个揖。

汪小乙 (西皮流水板) 胡迪不必多施礼，
你欠我的银子还未还齐。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阳世帐目俱还齐，
为何说是未还齐？

(白) 汪小乙，我在阳世欠你多少银子？

汪小乙 (白) 你借我是一百两。

郭胡迪 (白) 还过你多少？

汪小乙 (白) 还过我五十两。

郭胡迪 (白) 好啊！
(西皮摇板) 叫小乙你与我把算盘来取！

(汪小乙取算盘，交与郭胡迪。)

郭胡迪 (西皮摇板) 一一从头算端的。
(白) 我借你多少？

汪小乙 (白) 一百两。

郭胡迪 (西皮摇板) 借你的纹银一百两，
(白) 还过多少？

汪小乙 (白) 五十两。

郭胡迪 (西皮摇板) 我也曾还过了白银五十两！
(白) 我的绸缎折了多少？

汪小乙 (白) 四十四两九钱七。

郭胡迪 (西皮摇板) 又作了四十四两九钱七，
(白) 再打上一个五两。

汪小乙 (白) 为什么又打上五两呀？

郭胡迪 (西皮摇板) 还有一匹小毛驴。

汪小乙 (白) 这一匹驴只有一个耳朵，又没有尾巴，不值五两。

郭胡迪 (白) 值得很！

汪小乙 (白) 就算五两。

郭胡迪 (白) 待我算，你看来：一百两，这是一个五十，这又是一个四十四两九钱七，这又是一个五两。
(西皮摇板) 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
是九十九两九钱七，下欠三分，就两不提。

汪小乙 (西皮摇板) 一篇细帐你算讷，
下欠三分就两不提。
人来带过小毛驴，
我要到大马路去打野鸡。

(汪小乙、小童同下。)

郭胡迪 (西皮流水板) 二鬼哥休要来提起，
这是放帐的王小乙。
我借他银子一百两，
还了九十九两九钱七，下欠三分就永不提。

(鬼卒押秦桧、王氏同上，同跪。)

张能、
李会 (同白) 你看这不是秦桧嘛！

郭胡迪 (西皮摇板) 一见奸贼心头火起，
大骂贼子乱胡为！
苦害忠良该何罪？

(郭胡迪打秦桧，秦桧下。)

郭胡迪 (西皮摇板) 再打长舌贼的妻！

(王氏下。岳飞、岳云、张宪同上高台。)

郭胡迪 (西皮摇板) 又见空中祥云起，

张能、
李会 (同白) 你看这不是岳家三父子么？
郭胡迪 (西皮摇板) 云端之内现神祇。
走向前去深施礼，
这善恶昭昭果不移。

阎王 (内白) 大胆狂生，可曾见过我的报应？
郭胡迪 (白) 福善祸恶，一丝不爽。
阎王 (内白) 本当将你治罪，念在你一生梗直，此番回到阳间，要广行善事不可任性妄为，
下殿去罢！

郭胡迪 (白) 谢阎君！
(郭胡迪下。)
(完)